

世界大师
散文坊

泰戈尔散文选

让世上的人群 匆忙闯入

丛书主编 冯道如

[印度] 泰戈尔 著 贺小力 译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世界大师散文坊



让世上的人群匆忙闯入

丛书3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让世上的人群匆忙闯入: 泰戈尔散文选 / (印) 泰戈尔 (Tagore,R.) 著; 贺小力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3

(世界大师散文坊)

ISBN 978-7-5399-6039-5

I. ①让… II. ①泰… ②贺… III. ①散文集—印度—现代 IV. ①I35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9502 号

书 名 让世上的人群匆忙闯入——泰戈尔散文选

著 者 (印) 泰戈尔

译 者 贺小力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丛书主编 冯道如

特约编辑 占 晖 朱家骅

文字编辑 王奕翔 唐弯弯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625

字 数 15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039-5
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 CONTENTS

孟加拉剪影	1
我的回忆	38
新月集	154
吉檀迦利	167
宇宙的融合	175
人生的亲证	230
思想残片	265

孟加拉剪影

—

班多拉，海滨，1885 年 10 月

一览无遗的海面上波起浪涌，泛着白色的泡沫。这不禁令我想头到一头困兽，在绳索里奋力挣扎，我们在岸边——它的血盆大口之前——建起家园，看着它猛烈地甩动尾巴。如此巨大的力量啊，滚涌的浪潮仿佛是那巨人的肌肉！

自造物之初，便有了陆地与海洋的斗争：干涸的大地缓慢而无声地扩张着它的领地，为它的子孙创造出越来越宽广的栖息地；海洋步步退缩，波涛翻卷着、呜咽着，在绝望中捶胸顿足。别忘了，大海曾经是独步天下的君王，拥有无边的自由。

陆地由它的腹中升起，篡夺了它的王位。从此以后，那狂怒的老家伙便顶着灰白泡沫的浪峰，持续不断地哀号恸哭，一如暴露在狂怒的自然之中的李尔王。

1887年7月

我在生命的第二十七个年头了。这件事一直如我心头的芒刺——似乎近来就没有别的什么事好让我挂心了。

可是二十七岁了，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么？人生二十至三十岁的旅程走过了大半？三十。三十而立。在这个年龄里，人们期待收获果实，而非嫩叶。可是，唉，果实的希望到底在何方？我摇了摇头，这脑袋仍然满溢着青春的率性，哪有一丝哲学的踪迹。

大家开始抱怨：“当你还是棵柔嫩的绿芽时我们就对你满怀期望，我们所期待的那个你到哪里去了呢？我们难道要一直忍受你的不成熟吗？是时候让我们了解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了。我们需要一份评估，看看那蒙着眼拉磨的公正的批评家，能从你身上磨出多少油水来。”

不可能再哄骗这些人满怀期望地等待下去了。在我还未成年之时，他们深信不疑地对我赞赏有加；如今我已站在三十岁的边缘，不得不让他们失望了。只是我该怎么办呢？智慧箴言不会自己冒出来！我完全无法提供任何东西，能够泽被众人。除了一些诗歌，几篇漫谈，一点戏谑之作，我别无所有。因此，那些对我寄予厚望的人们，转而向我倾泻他们的愤怒，可当初又有谁乞求他们这样对我



报以期望呢？

这些想法一直困扰着我，自从那个美好的白沙克月的清晨，我在风和日丽、草木荣华中醒来，发觉自己踏入了生命中的第二十七个年头。

三

迦利格拉姆 1891 年

我感到一种慵懒的安逸和惬意的轻松。

这是这一带人们的一种普遍心境。一条河流过，舒适地蜷在漂浮的水草织就的被子里，看不见一丝水波流动，它似乎在思索——“既然可以不往前游动，我为什么还要费劲去游动呢？”因此岸边成行的莎草几乎受不到任何打扰，直到渔夫带着渔网向河边走来。

四五条大船停泊在附近，彼此紧靠着。其中一条船的上甲板上，一个船夫正在酣眠，从头到脚地裹在被单里。另一条船上，同样沐浴着阳光的船夫正悠闲地将纱线搓成绳索。第三条船的下甲板上，一个看起来稍年长些的家伙，赤膊倚在船桨上，神色茫然地瞪着我们的船。

河岸上的人形形色色，可是为什么他们来来往往，踱着闲散轻悠的步伐，抑或抱膝而坐，又或者茫然凝视着虚空，没有人猜得出答案。

视野里唯一活跃的就是那群鸭子了，它们鼓噪地嘎嘎叫



着，将脑袋扎入水中，旋即又浮出水面，为了抖落身上的水滴，仿佛它们在不断地探寻水面下埋藏的秘密，而每一次又不得不摇头，报告着：“什么也没有！什么也没有！”

这里白天的十二个小时在阳光下昏昏沉沉，另外十二个小时裹在黑暗的斗篷下又悄然入睡。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对着风景，凝视又凝视，放飞你的想象来回翱翔，偶尔哼上一首小曲儿，朦胧地打个盹，如同母亲在冬日的正午，背对着暖阳，低吟浅唱，摇着孩子入梦。

四

萨查德普尔 1891年2月

就在我窗前的溪流对岸，有一群吉卜赛人安了家，搭起了竹架子，上面盖着竹篾垫子和布片。只有三个这样的小帐篷，人站在里面直不起腰来。他们习惯了露天生活，只有晚上才会爬进这些矮小的住所，蜷缩在一起睡觉。

吉卜赛人向来如此：无家可归，也不愁房租，乐得带上孩子、猪狗，四处流浪，时常引来警察警惕的目光。

我常常观察靠近我的人们的举动，他们黝黑却俊朗，身体健壮，很像西北部的乡民。他们的女人也很俏丽，有着苗条、颇长又结实的身形，举止自由随意，颇有英国女人的风范。

一个男人刚把饭锅架在了火堆上，现在正削着竹篾，编

制篮筐。他的妻子拿着一面小镜子，用一块湿布不断地擦洗脸颊，接着整理了一下上衣，衣冠整洁地来到她的男人身边，坐在他身旁，不时帮他做点活。

他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子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最后终将埋骨于此。在广袤的天空下，无垠的土地上，他们日夜相继、餐风饮露，过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工作、爱情、儿女、家庭责任……普通人有的一切他们一样都不少。

他们从不虚度时光，总是忙忙碌碌。一个女人自己的活干完了，就到另一个女人的身后，替她解开发髻捉虱子。她们俩有没有谈论那三个帐篷里的家庭琐事我就不得而知了，距离太远只能靠揣度。

这天早晨大约八九点的光景，一阵巨大的骚动扰乱了原本平静的吉卜赛部落。他们当时正把晚上盖的破旧被褥铺到帐篷顶上，好让太阳晒晒、让风吹吹。一群猪和它们的幼崽在坑里躺成一团，看起来就像一堆泥。一户人家的两只狗踩在它们的背上，驱赶猪群，使得猪们哼哼着觅食去了。它们不满地尖叫，抗议寒夜后的阳光浴被破坏了。我正在写一封信，不时心不在焉地往外瞥一眼，骚动就在此时突然发生了。

我起身走到窗前，发现吉卜赛人的住处聚集了一群人。一个长官模样的人挥舞着他的手杖，言辞激烈。吉卜赛人的头领被吓坏了，紧张地试图解释什么。我猜测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发生，把警官引来了。



有个女人依旧坦然地坐在那里，忙着削竹篾，仿佛周围没有别人，所有的争吵都能视而不见。然而，她突然跳了起来，走到警官的面前，激烈地挥舞着手臂，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。眨眼工夫那警官的气焰就收敛了大半，他试图表示一下温和的抗议，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

等他退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，又转过身来吼道：“听着，你们必须从这儿滚蛋！”

我以为我的邻居们会立刻收起帐篷、竹篾，带着他们的牲畜、儿女，背着行囊离开。不过现在还一点迹象没有呢。他们仍然若无其事地削着竹篾，照样煮饭，甚至还打算建一个厕所。

五

萨查德普尔 1891年2月

邮局就在我们的产业大楼里——这实在是很方便，信一旦送达，我们立刻就能拿到。有些夜晚，邮局局长会上楼来和我闲聊。我喜欢听他的天方夜谭。

他用最严肃可信的方式讲述最荒唐无稽的故事。

昨天，他告诉我这一带的人对神圣的恒河抱有怎样深的敬畏。若他们有一位亲人逝世，他说，而他们又没有办法将他的骨灰撒进恒河，他们会从火葬堆上取一块他的骸骨磨成

粉，一直保留着直到他们遇见某个曾经喝过恒河水的人。他们将这粉末，混藏进通常待客用的平锅烟^①里，然后欣慰地想象他们逝去亲人的一部分遗骸，接触了圣水，终得净化。

我笑着评论道：“这一定是胡编乱造。”

他陷入沉思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道：“嗯，或许是吧。”

六

萨加特普尔 1891年6月

我们的船停泊的岸边，草地上清香袅袅，土地的热气阵阵袭来，真切地触到我的肌肤。我感到那是大地温暖而生机勃勃的鼻息，而她也一定能感觉到我的呼吸。

禾苗在柔风中摇曳，鸭子们时而潜入水中，时而用喙整理着自己的羽毛。小船随着水波微微地来回荡漾，除了舷门撞击船身发出的微弱而凄凉的嘎吱声外，四下里阒寂无声。

离这儿不远，有一个渡口。衣色斑斓的人群聚集在菩提树下，等待渡船折返；船甫一靠岸，他们便争先恐后地往上挤。这样的情景我乐意连续看上几个小时。今天是对岸村庄的赶集日，怪不得渡船如此繁忙。有的人扛着一捆捆的干草，有的挎着竹篮，有的肩扛麻布袋；有些人正赶往集市，另一些人则从集市归来。就这样，在这个静谧的晌午，人群汇成

^① 包裹着香料的蒟酱叶。



一股溪流，在两座村庄之间的河流上缓慢穿行。

坐在那里我不禁陷入了沉思：为何总有一层沉郁的深影，笼罩在我们国家的田野与河岸、天空和阳光之上？我得出的结论是，对我们来说自然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东西。天空如此自由，田野一望无际；阳光将它们吞没，形成了一个恢宏的整体。置身其间，人类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他来来往往，如同一只渡船，从此岸到彼岸；他嗡嗡的乱语，歌声的断续回响依稀可闻；在这个世界的集市上，他为自己的琐碎心愿奔走的情形依稀可见：可在这广阔辽远的自然里，所有这一切显得是那么弱小，那么短暂，充满无谓的忧思。

远眺河对岸田野边缘那一线影影绰绰的青色树林，自然的美丽、辽远和纯粹的平和，如此宁谧、无为、默然、深不可测。而我们自己的日常烦恼——如此琐碎、忧心忡忡、扰扰攘攘。这鲜明的对照令我神思恍惚。

大自然隐而不见，蜷缩在云和雾、雪与黑暗之下的地方，人类才感到自己是主人。他将自己的愿望、工作，视为永恒，要让它们万古不朽，他寄望于子孙后代，他为自己树碑立传，他甚至不惜替死者建造墓碑。他是如此忙碌，以至于竟没有时间去考虑有多少纪念碑倒塌，有多久名字便遭到遗忘！



七

萨查德普尔 1891年6月

昨晚我做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梦。整座加尔各答城都处于一种神秘氛围之中，房屋在暗沉的迷雾里依稀可见。在浓雾面纱的遮掩下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

我正乘着马车途经公园大街，经过圣泽维尔学院^①时，我发现它开始迅速生长，在雾霭的包裹下很快就看不清它的高度了。于是我确信，一定是有人花钱雇了一群巫师来到了加尔各答，不然如何解释这种种奇观呢。

我回到了乔拉桑哥的房子，才发现这儿也有巫师出没。他们相貌丑陋，蒙古人打扮，留着稀疏的小胡子，下颏处伸出几缕发辫。他们能让人生长。有些姑娘想要变高，巫师就往她们头上撒些药粉，她们的个头就迅猛上窜。我见到每个人都忍不住念叨：“这太难以置信了——就像在做梦！”

然后有人提议道，我们的房子也该再高一点。巫师们同意了，作为准备工作，先得拆除房屋的一部分。拆卸完毕，他们索要起酬劳来，否则就要罢工。管账先生对此激烈反对，哪有事情没干完就给钱的道理？巫师听罢大发雷霆，将整个

^① 译注：圣泽维尔学院是加尔各答大学下属最好的学院之一，学院成立于1860年，有150年的历史，是一所基督学院。

建筑扭曲到令人恐惧的地步，人和砖块都搅在了一起，身体卷在了墙里，只露出头和肩膀来。

看来这完全是一桩恶魔的交易，就像我对哥哥说的那样。“你瞧，”我说道，“遇到这事还能怎么办。我们最好祈祷神灵保佑！”然而不管我如何试图以神之名诅咒这些魔鬼，我的心脏像要停止跳动一般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接着我就醒了。

一个有趣的梦，不是么？加尔各答掌控于撒旦之手，在恶魔之雾的黑暗笼罩下，邪恶地生长。

八

萨查德普尔 1891年6月

这个码头上还有另一条船，船前边的岸上站着许多村妇。有些人显然正要踏上旅途，而其他人则在为她们送行；婴儿、面纱和银发在这熙攘之中混作一团。

其中有一个女孩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约摸十一二岁的样子，但是体态丰盈而壮实，说她有十四五岁也不足为奇。她长着一张引人注目的脸蛋——很黑，但是相当漂亮。她的头发剪得很短，像男孩子一样，很称她那单纯、天真又机警的神情。她手里抱着个小孩，正用不加掩饰的好奇目光盯着我，眼神里自然也少不得透出一股率真和灵性。单是她那介乎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气质就够吸引人了——男性的坚毅和女性的妩媚的奇妙融合。我未曾想到我们孟加拉的乡村还有这

种类型的女孩。

显然，这家人都不太习惯忸怩作态。其中一个女人在阳光下解开了发髻，用她的手指梳理起来，同时还扯开了嗓门和另一个船上的女人拉起了家常。我了解到她只有一个独生女儿，那傻孩子言行举止都不正常，甚至连人的亲疏远近也分辨不清。我还知道了戈帕尔的女婿原来是个什么也干不好的白痴，所以他的女儿总不肯去夫家。

最终，启程的时刻到了，我那有着浑圆的手臂，戴着金色手镯、天真无邪又神采奕奕的短发少女，被她们送上了船。我能猜想出她正从娘家回到丈夫家里去。他们全都站在那儿，目送着小船离岸，有一两个人用她们的纱丽那宽大的下摆擦拭泪水。一个头发紧紧束成辫子的小姑娘，正紧搂着一位年长妇人的脖子，在她的肩上无声地哭泣。或许她要失去一位亲爱的蒂蒂玛尼^①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和她一起玩娃娃，调皮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教训她了……

小船悄然无声地顺流漂走，似乎增添了离别的惆怅——这像极了死亡——逝者消失于眼前，留下的那些人擦干泪水，继续日复一日的生活。的确，悲痛不会持续多久，或许早就已经平复了，不论是对于那些离开的，还是那些留下的人——痛苦是一时的，遗忘却是永远的。但尽管如此，痛苦

^① 姐姐通常被叫做宝石姐姐（蒂蒂玛尼）。

才是真实的，而非遗忘；偶尔的，在生离死别中，我们终于明白它是何等真实。

九

西拉伊达哈 1891 年 10 月

渡口泊着许多船，彼此紧挨着。离乡背井整整一年的人们，提着塞满礼物的大包小包、篮篮筐筐，纷纷从遥远的工作地返乡，庆祝杜尔迦节^①。有条船快靠岸了，我留意到一位先生，他换上了簇新的、折叠起皱的薄纱腰布，穿上了中国式的丝绸外衣，细心地调整好围巾，高擎着雨伞走向村口。

沙沙的浪潮在稻田里涌动，芒果树、椰子树高耸入云，松软的云彩飘浮在远处的天际，棕榈叶的边缘在柔风中招摇，滩涂上的芦苇正值花期……这一切组成了一幅令人愉悦的图景。近乡情怯的人儿，盼望与家人的团聚，秋日的天空，温柔的晨风，振颤的树枝与河水的波纹……世间万物，自然生息，让我这孤独地临窗眺望的青年，感到了难言的喜悦与哀愁。

从路旁窗口对世间的一瞥，带给我新的希冀，或者毋宁说，是久已有之的渴望又焕发新生。前天，我坐在小船的窗

^① 译者注：杜尔迦节是拜杜尔迦女神的节日，它是印度的主要节日之一，也是印度西孟加拉邦人最盛大的节日，每年十月初开始。

前，一叶渔舟飘然而过，渔夫那不怎么动听的歌声，却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。那是多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乘船游览帕德玛河。我在夜里两点醒来，探出窗外，水面平静得没有一丝涟漪，隐隐映现出月色，一个小伙子独自划着一艘小船，唱着甜美的渔歌，那是我从未听过的美妙旋律。

我突然就憧憬着，如果时光能倒流至那一天，我将会尝试另一种生活。这一次我不会让它空洞乏味，充满懊悔，而是吟唱着诗人的歌谣，于潮起潮落间遨游天地，用歌声征服人们的心灵。我要探寻世上的未知，结识更多的人，也让他们了解我。我将迸发出生命和青春的激情，就像一阵狂风吹过。最后我告老还乡，过着充实的晚年，诗意地栖居。

这并非什么崇高的理想，不是么？奉献社会无疑是更高的人生境界，但我完全不是那样的人，从未有过这样伟大的志向。我不愿为了一场人为造成的饥荒牺牲我的生活——这最珍贵的赐予。我更不愿绝食、冥想、进行无休止的辩论，去诓骗世界、人心。世界在我眼中，既不是造物主的幻想，也不是魔鬼的圈套。我热爱并信任这个世界，只要像普通人一样生老病死就足够了，从不奢望死后成为虚无缥缈的天使。

